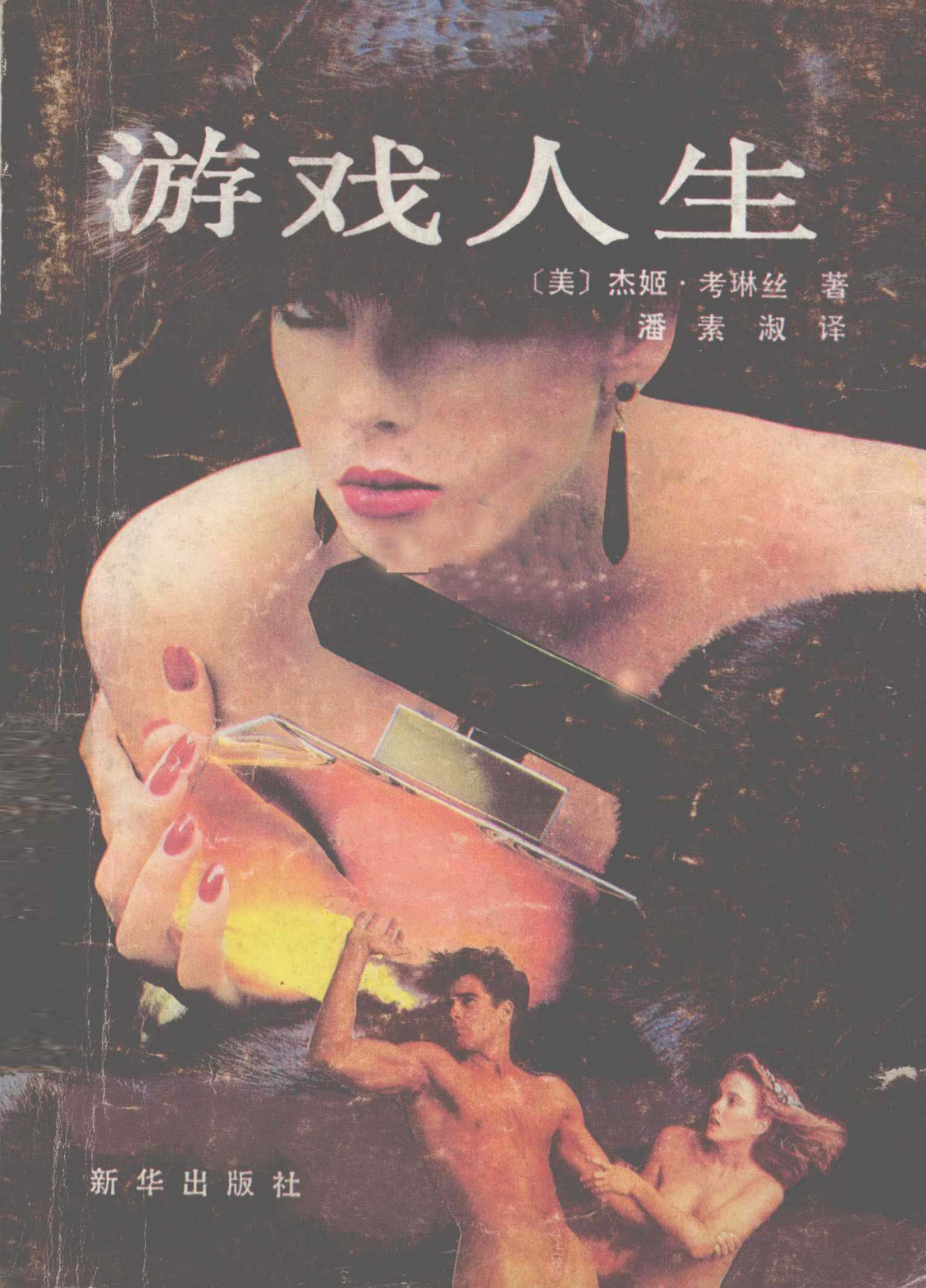


游戏人生

〔美〕杰姬·考琳丝 著
潘素淑 译

新华出版社



游戏人生

新华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描写了一代富家子女在欲望的驱使下，表现出的各种畸型：贪婪无度、放荡淫逸、尔虞我诈——作者以极其客观的笔调，给予了形象而深刻的刻划。

娜姬不但继承了父业，也承袭了父亲风流成性、放荡不羁的处世作风。一时冲动她竟与昔日的好友奥林皮亚的父亲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了孕，而他们之间没有爱，都在思恋着往昔的情人……

奥林皮亚骄奢淫逸、吸毒成性，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先后与几个想发横财的人结婚都惨遭失败，更使她花天酒地，最后与情人赤身裸体地吸毒身亡。

娜姬的弟弟达里欧无所事事，却热衷于搞同性恋，在一次车祸中身亡。

……

人生如游戏，作为人性之本的性何尝能以严肃的面貌出现呢？

该书规模宏大，芸芸众生，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实为美国当代社会之缩影。书中对其他几个次主要人物的刻划也相当成功，从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的悲欢离合、成败荣辱中，让读者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欣赏那千奇百怪、各领风骚的异国情调。

1984年5月

洛杉矶

神情肃穆的陪审团成员们鱼贯进入了法庭。少顷，法官阁下也步入了大厅。人头济济的大厅里刹时掠过一阵期待的唏嘘声。

娜姬·桑坦吉诺他直挺挺地站在被告席上，她的目光直视前方，面部毫无表情；无论此时此地情景如何，她仍然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浅黑型美人。

法官就座之后，调整好他那笨重的角质架眼镜，清了清喉咙。“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裁决已经判定了吗？”他简明扼要地问道。

陪审长趋步上前。他是一个面颊凹陷、脸部习惯性痉挛的男人。“是的，我们已经判定了，阁下。”他口齿不清的回答引得法官恼怒地吼叫了一声：“讲清楚点！”

“是的，我们已经判定了。阁下。”陪审长重复说，这种临场的心慌意乱使他的面部痉挛得更明显了。

“那么把你们的裁决告诉法庭书记员。”法官暴躁地甩下一句话。

陪审长按法官的吩咐把判决书递给了书记员。书记员接过判决书呈送到法官面前。法官眯缝起眼睛，神情专注地打量起判决书来。

法庭里的人们都在引颈而待，就娜姬看来，这种沉闷的寂静比谴责的咆哮还更令人难耐。

她没有正眼注视法官，但是却看到他审视那份判决书，看到他把它递回到书记员手中。她短暂地闭上了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内心默默地祈祷。她，娜姬·桑坦吉诺，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再过几分钟，这个法庭就要决定她的命运。

她尽量使呼吸保持平稳和深沉，尽量显得神色宁静而精力集中，力求自己只考虑那些有利的可能性。

法庭书记员开始宣读判决书。

啊，上帝！对她根本不可能这样判决。对娜姬·桑坦吉诺不可能这样判决。不可能！

她昂首挺胸面对判决，她是一个真正的桑坦吉诺，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她屈服。没有！

无论如何，她是无罪的。

她真的无罪吗？

她真的无罪吗……

伦尼·戈尔登已整整 13 年没回拉斯维加斯^①了，他出生在这里并度过了 17 年的光阴。这里是他的根。

下机后，他巡视了一下周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来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

机场正在忙碌地接送来访的赌客和观光的旅游者及出外游览的中西部美国人。机场上，大腹便便的男女搂抱着，衣服露透，佩戴假首饰的肥胖女人蹒跚地走着，孩子们在小声嘀咕、发牢骚；身着紧紧勒出裆部线条的紧身裤的暗娼正忙于拉生意；手提黑皮箱的有钱的外国佬正和身旁的黄发女郎窃窃私语。

杰斯来机场接他。杰斯是个 5 英尺高，相当漂亮的女郎。身上仍然带着一种男子气，就是她在学校时的那种气质，那时她总爱和男孩外出闲逛，尤其喜欢和伦尼轧马路。从一年级起他们就成了朋友。他们那多少有点意外和柏拉图式的关系年愈日深。自从他去纽约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了。

他们是极不相称的一对。伦尼高挑的个头，绛金色的头发，湛蓝的眼睛，比罗伯特·雷德福^②稍高，比切维·蔡斯^③更具情感。杰斯小巧玲珑，大眼睛，那乱蓬蓬的桔色头发配上

① 拉斯维加斯：美国中西部城市，位于内华达州的东南部，是个闻名的赌城。

② 罗伯特·雷德福，美国影坛红星。因演《野战排》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③ 切维·蔡斯，美国影坛红星，以冷峻著称。

少许雀斑，活脱脱是《花花公子》插图中人物的缩影。

她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见到你太高兴了！你看起来更具魅力，你那到处留情播种的能力更使我惊讶不已！”

“嘿，”他象提着布娃娃似的抱着她在空中转，说道，“看看是谁在和我嚼舌头。”

她吃吃地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我发疯似地爱着你，伦尼·戈尔登，欢迎你回来。”

“我也爱你呀！猴脸的。”

“不准你再那样叫我了。”她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已结婚了，应该得到尊敬。我有孩子了，才一点点大，伦尼，嗯，还是把我看成女士好。”

他突然大笑起来，“假如你是女士，那我就是圣男了。”

她挽着他说：“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们大笑着朝出口走去。

“嗯，路上好吧？”她想提起他那破旧的箱子。

他抡过箱子说：“又长又烦，上帝若与我们一起乘飞机，他一定会多安排些空中小姐的。”

“她们漂亮吗？”她眨着眼故意问道。

“当然！”

“真的？”

“我骗你干吗。”他板着脸说。

她笑了起来，一阵吓人的大笑，周围的来往旅客停下来看了她一眼，“你会撒谎的，假如你认为撒谎才能使你过关的话。”

“她将去何方……”他轻轻地哼起歌来。

“谁？去哪里？”她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盘问他的征服者。这时，一个修女从他们身旁悄悄地走过。

“我得告诉你，我的胃口变了。”他认真地说。

“太好笑了。”她朝他的胃部捅了一下。

他用手挡住了，“别闹，我的舌头刚动过手术。”

“嗯？”

“还记得我曾告诉你我在拍一部名叫《查·布赖恩斯》的电影吗？”

“嗯！”

“他们把我4分钟的镜头剪得只剩30秒。”

她皱了皱眉头，“笨蛋，他们懂什么！不管怎样，你总算回来了，你的喜剧噱头将使这里的人们倾倒。”

“那当然，我要在玛基丽亚诺饭店的演出厅引起一场轰动。”

“改变一下环境，对你有好处，可谁又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呢？”

“天啊！杰斯，你说起话来像是我的经纪人似的，别说大话，尽瞎吹。你熟悉业务之前，最好常常去卡尔逊^①看看表演。”

“你所谓的经纪人是纽约也找不到的艺术家。”她抽动了一下鼻子，“你是一个伟大的喜剧家，我应该为你安排一切，我的意思是我为你干点活，行吗？”

“你想提成多少，百分之十吗？”

她纵声大笑，“你以为我会放弃拉斯维加斯头号敲榨勒索专家的头衔吗？你想我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笑了一下。杰斯是个实在的朋友。两周前他打电话给她，他必须离开纽约。

① 卡尔逊：美国内华达州首府。

“没问题。”她毫不犹豫地说：“马特·特雷纳——我工作的饭店的娱乐部经理对我很好，给我一盘磁带，我会让他雇你的。”

他送来磁带后她就帮他办妥了一切。确实是个好朋友。

他看到一个穿红衬衫、黑皮裤的黑发姑娘从身边走过，她径直地从人群中穿过，仿佛她拥有这地方似的。身材苗条而又性感，他喜欢这种类型的姑娘。

噢，上帝！他解脱了吗？他和伊登已分手6个月了，但每次他看到一个迷人的女人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拿她跟她们比较。现在还是如此。伊登·安东尼奥和他并没完，为什么他不面对现实呢？

杰斯依偎着他说：“能在这里见到你太妙了，我想知道你一切的一切。”

“唉，一切的一切就是什么地方也没去。”他们一走出机场，沙漠的热浪一下子扑面而来。

他感到她的乳房摩擦着他的身体，舒服极了。

“天啊！”他叫了起来，“我已忘记这里是这么热啦。”

“哦，别发牢骚，你能适应的，你现在看起来像是夜总会里的白脸小生。”

他们走到了一辆深红色的赛车前。

“我看你还是顶呱呱的司机。”他干巴巴地说，把行李放在车箱里。

“我不行。”她不太尊敬地道：“我那位老家伙从来不能平安地驾车通过一个街区。”

他刚好在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娶了杰出的杰斯作妻子，看来与他想的差不离。

“来吧。”她坐在驾驶盘后说，韦兰正在做午饭，孩子正在

吵吵闹闹。伦尼，你会喜欢这里的一切的，这是你所喜欢的城镇。”

他微微地点点头，认真地说，“嗯，恐怕正是如此。”

当娜姬·桑坦吉诺坚定地穿过人群走出机场后，她停了下来。她是个 28 岁的大美人，一头不规则的大波浪卷发，黑宝石般的眼睛，极具性感的宽宽的嘴，黝黑的皮肤，修长的四肢，她身着柔软的黑皮裤和红色的丝绸衬衫，衬衫恰到好处地半敞着，腰佩镶银的宽腹带，耳朵上带着一对银耳环，右手戒指上镶嵌一块宝石，这宝石硕大耀眼，以至人们常认为它是假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地道货。

她的容貌还并非是那种平凡的漂亮，她有着自己的特殊气质和魅力，飘逸在她身上的那种自信，好象是一种奇异的东西浸透了她的全身。

“嘿，布格。”她深情地招呼一个瘦瘦的留着长发的男子，这人穿着一件军队工作服，正朝她走来。“过得如何？”她问道。

“还是老样子。”他低声地答道。当他提起她的黑皮背包和核实其余行李时，他那机灵的眼睛东张西望，观察着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

“没什么好的消息，趣闻吗？”她开心地笑着问道。

趣闻倒是有的，但他不想告诉她。

他们走向停在红线^①上的高级豪华轿车，她兴奋地说个不停。

① 红线：不准停车的地方，违者罚款。

“我想我把一切都办妥了。布格，我马上就要去大西洋城了。是的，我该去。我所需的一切就是让基诺安好，并且使生意兴隆。”

他很高兴看到她如此兴高采烈。他点了点头说：“假如你想要得到这一切，毫无疑问，你将会得到的。”

她的眼睛因兴奋而熠熠生辉，“在大西洋城我们要建一座饭店，我将要战胜一切。”

“你一定会成功的。”他附和地说着，为她打开了后门。

“喂，你知道我总是和你坐在前排的呀！”她抱怨地说道。

他打开了车门，让她坐在旅客的位置上，然后走回去搬其余的行李。

基诺·桑坦吉诺突然醒来，一时间还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但这仅仅是一会儿。感谢上帝，他的年龄大了，但他一定不会衰老的。当然，72岁已非寻花问柳的黄金时代了，事实上，昨晚他再次感到自己像少年似的。为什么不呢？难得和苏珊·玛蒂诺共度良辰嘛！

苏珊·玛蒂诺是杰出的泰尼·玛蒂诺的遗孀。泰尼是个多才多艺的影视老手，一个与基赖、卓别林和本尼齐名的喜剧大师。泰尼两年前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基诺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葬礼，并对他的遗孀表示了崇敬之意；后来他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两周前她来拉斯维加斯做慈善工作。他现在就躺在她床上，刚刚醒了过来。这已是第5天的早晨。

苏珊仿佛知道他正在甜蜜地思念她似的，她走进了房间。苏珊是个迷人的善于修饰的女人，今年49岁，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10岁。青瓷蓝的眼睛，高高的颧骨，白白的皮肤，

她那淡金色的头发在后面梳了个假髻。现在只是早上9点钟，她穿着一件绸的晨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刚挤出的橙汁，一个嫩嫩的水煮鸡蛋，两片上了点牛油的薄薄土司。

“早安，基诺。”她说道。

他挣扎地坐了起来，用手梳理一下蓬乱的黑发。虽然鬓角已略带灰白，但还像年轻时那样的浓密和卷曲。他是个真正的男人，年龄并没有过多影响他的活力和永不衰竭的精力。只有一年前的一次致命心脏病才使他稍稍安分守己。他像苏珊一样不显老。

她把盘子放在他面前，顺着床沿坐下，深情地说：“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人。”

“那是什么？”他指着装得满满的盘子问道。“床上的早餐。”

“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奖赏呢？”

“你不是已经做了吗？”她微笑地看着他。

他开心地笑了，若有所思地说：“嗯，这对老家伙并不太坏。嗯？”

曾经有人谣传，她过去曾和阿利·凯恩、鲁比·里奥森甚至西奈特纳有过一手。但基诺对她的称赞总感到心旷神怡。

当然，他没有问及她的过去，就如她也没有问及他的过去一样。

“我可不想知道某些事。”他说，饶有兴趣地开始了他的试探。

“什么事？”她问道。小心翼翼地把蛋壳剥下。

“你和泰尼结婚后寻找过别的乐趣吗？”

“从来没有。”她毫不犹豫地坚决回答道。“至于为什么没

有，我应该告诉你……”

他突然感到拥有了这女人。这样典雅的金发女郎如今已很少见了。

“我们今天能一起过吗？”苏珊问道，一边用一小片土司蘸了一点鸡蛋喂他吃。

他刚要答应，突然想起了他的女儿——娜姬今天要回来。美丽而奔放的娜姬，有着和他一样的眼睛，深橄榄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以及和他一样的生活兴趣。她是三周前到东海岸去出差的，假如没有苏珊他会想到她的。

“为什么不明天呢？我今天有些事要做。”他说着，把勺子轻轻地放在一边。

“哦？”她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要是苏珊和他们一起用午餐，娜姬会怎样想呢？他本能地断定娜姬会不高兴。这他能理解。不管怎样，今天是她回来的头一天，他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的。

反正有充分的时间来把苏珊带入他们的生活。他确实想要把苏珊带入生活，苏珊·玛蒂诺不是那种过了一周就会使他感到厌烦的女人。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娜姬不停地告诉布格她旅途上一的一切事情。他不仅仅是她的司机，在某些场合他是她的保镖；他还是她的朋友，她绝对信任他。多少次遇到麻烦时，布格总是帮她闯过难关。他过去的表现证明他是忠实的；他聪明能干，沉默寡言，除非有时觉得该说些什么有价值的话，这一点使娜姬感到很舒适。

他在玛基丽亚诺旅馆前来了个急刹车。她下车后站了一

会儿，感到了一种冲动，回到她的饭店的一种兴奋的颤栗。

玛基丽亚诺饭店的名字是由她双亲的名字玛丽亚和基诺组成的。基诺的梦由她实现了，那时狼狈不堪的基诺正因7年的逃税而被迫在以色列流亡。她总是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自豪，而玛基丽亚诺饭店是最使她引为自豪的。

饭店的前厅里象往常一样聚满了吵吵闹闹的旅客，一片喧哗。娱乐厅里聚集着早上的赌徒，娱乐厅没有窗子，没有时钟，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

娜姬不赌博，当一切都属于基诺和她时，还用得上去赌桌上拼博吗？她穿过大厅，走到隐藏在一棵盆栽棕榈树后的私人电梯前，插入一张数码卡走进了电梯。

在家样样好。

她急不可待地想见基诺，她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杰斯住在俭朴但视野开阔的一所小房子里。她把车停在那小小的游泳池旁。“这地方不错，但我们很快就要搬家了。”她活泼地介绍着，打开前门让伦尼进去。“我们已看中了塔霍湖边一处新开发的地盘，正准备买下来。”

“真的？”伦尼说道，脑子里想着谁将会搬进这里来。从汽车上的片言只语中，杰斯提了下她的丈夫，似乎他什么也不会做似的，只会照顾他们那个10个月大的小孩。杰斯则在外面挣钱。

“有人吗？”她喊了几声。一只邈邈的混血狗跑了出来，亲热地摇着它那难看的尾巴。“这是小草。”她弯腰抚了抚它说道。“我们把它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时还是只小狗。很机灵，嗯？”

韦兰出来了。至少伦尼假定他就是。看到他的外表，杰斯似乎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错误。他穿着一条肮脏的白色丝光卡其布男衬裤，宽松的绣花衬衫，一双肮脏的光脚板，一头齐肩的黄发从中间分开，一张略带病状的长脸。杰斯曾在信上热烈地描述过他。耳闻不如目睹，看来与信上所说的完全两样。

“你好，伙计，欢迎你来我家作客。”韦兰冷冰冰地说着，伸出了一只纤细而颤抖的手。

“孩子呢？”杰斯问道。

“在睡觉。”

“真的。”

“那你自己去瞧瞧嘛！”

瞬间，她那漂亮的脸蛋上飘过一丝阴影。伦尼感觉出这对结婚一年的夫妻不太和睦。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某些不和谐的关系中插上一脚。当然他自己有着够多的麻烦要解决。

午餐是一大碗糙米饭和一盘干瘪的莴苣，拌着变质的干乳酪。杰斯尽量掩饰自己的怒气，但很难做到。她昨晚辛苦了一个晚上，并且告诉过韦兰准备点象样的菜。很了解他的杰斯相信他一定被气疯了。

西蒙——她的小孩刚醒来，在吸着奶瓶。

孩子再次睡着后，杰斯烦乱地说：“我带伦尼去找旅馆。”

韦兰点了点头，对任何事情他总是不置可否。

出来后，她在车里点了根大麻叶烟，把烟喷到伦尼脸上挑衅地说：“我不想谈这事，就这样。”

“谁谈了呢？”他冷静地回答道。

她发疯般地开着车，一路加速直奔玛基丽亚诺饭店，车没熄火，他们就朝饭店走去。“我两小时后在这里等你，你去求见马特·特雷纳——那个约见你的人，他会派人带你四周参观

参观。”

“你去哪里？”

“呃，我有，呃，这个，呃，一个约会。”

“去胡开心。”

“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

自从见到韦兰后，他就无法给出这样的理由。

马特·特雷纳是个55岁的精明人，一头银发，穿着一件三接式的西服。他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娱乐界经理，他经营饭店也很有一套。娜姬·桑坦吉诺私下曾劝他接手点业务，然而仅仅只有表演的诱惑力才能说服他。

他告诉伦尼，他喜欢杰斯转给他的伦尼的激光唱片。然后就不停地询问杰斯的情况，好象要知道她生活中的一切似的。伦尼回答了一些问题，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描述。当马特·特雷纳问及她的婚姻时，伦尼觉得该走了。他敏捷地说要去检查一下演出厅并熟悉一下环境，马特·特雷纳应承着，给他指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后挥手告别了他。

拉斯维加斯，热浪，特殊的气氛，匆匆忙忙。

拉斯维加斯，家乡，从出生到17岁。

拉斯维加斯，孩提的回忆，充满了他的头脑。第一次斗殴，第一次酒醉，第一次栽跟头，第一次被捕，第一次堕入爱河，第一次离家出走，第一次偷用双亲的汽车。

爸爸和妈妈，奇怪的一对。

爸爸——杰克·戈尔登是个以攒钱为目的的艺术家——一个老式的喜剧演员。是个除了观众外在影视圈内人所周知的人物，13年前死于胆囊癌。

妈妈——艾丽斯·戈尔登，婚前是镇上最红的脱衣舞演员。现年59岁，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套舒适的公寓，在从拉

斯维加斯到马里纳德雷的路上，艾丽斯闪电般地和来自萨苏利陀的旧汽车推销商好上了。艾丽斯并非一个犹太教的母亲，她穿超短裙、袒胸露臂服，染头发……在萨苏利陀的推销商卷走了她那价值万元的珠宝后，她就越发变本加厉，在一群围着他转的男人中摆弄大腿。

艾丽斯……她还是……他们从没感到亲近过。在他小的时候，她总是对他发号施令，给他没完没了的差事，把他当成佣人似的。当别的小伙伴背着整洁的棕包，背包内带着家里备好的肉片三明治、糕点和乳酪去上学时，他能在自家的园子里偷摘一个苹果就很不错了。

“你要学会独立。”在他只有7岁的时候，艾丽斯就是这样教他的。

他把这一课学得很好。

同艾丽斯和杰克住在一起是令人兴奋的，他们那不整洁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舞蹈家和歌唱家、娱乐界的人们以及普通的电影商。假如忘记童年的生活，那么生活就太可笑了。

艾丽斯是个真正的怪人，他学会了适应她的方式。

拉斯维加斯，为什么他又回来了呢？

因为工作。工作就是工作，当时他告诉杰斯，警方正在审理他的案子，他必须离开纽约。有一天，他在苏荷俱乐部表演时，把一个来寻衅捣乱的胖酒鬼推下台去了，不幸的是，这个胖酒鬼是个手段卑鄙的律师，他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眼肿唇裂之后，就决心让伦尼滚蛋，并着手进行。伦尼觉得去激怒司法部门划不来，而离开纽约似乎是最好的途径；另外，伊登已去了西海岸，几个月来他一直考虑追随她的踪影。不管他们已分手了。

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决定再去洛杉矶。